

〔匈〕苏契·盖佐 著

余泽民 译

忧伤坐在树墩上

A SZOMORÚSÁG A CSUTAKON
Szöcs Géza válogatott versei és írásai

忧伤坐在树墩上

A SZOMORÚSÁG A CSUTAKON

〔匈〕苏契·盖佐 著
余泽民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伤坐在树墩上 / (匈) 苏契·盖佐著; 余泽民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74-1989-2

I. ①忧… II. ①苏… ②余… III. ①诗集—匈牙利—现代
②散文集—匈牙利—现代 IV. ①I51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484号

项目统筹 徐峙立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王芳

出版人 李文波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130毫米×184毫米

6印张 80千字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译者序·冬季也自己温暖自己 / 001

诗

我总能从哪儿听到你 / 017

好 诗 / 019

忧伤坐在树墩上 / 021

在威尔士的一夜 / 023
在圣乔治城参加葬礼 / 025
克卢日-纳波卡的恐怖 / 028
祝你旧年快乐 / 029
假如我是灯具厂的工人 / 031
关于无限程序的诗 / 034
国会大厦里的烽烟 / 037
太阳上 / 039
广场上的对话 / 041
一位宇航员的日记摘抄 / 044
悼 词 / 046
新年里 / 048
幽 灵 / 050
你将成为的那个人 / 053
死亡与黑夜 / 056
致L的信 / 057
小酒馆桌上的字条 / 058
我的身体，这个玻璃体 / 060
收音机里的印第安词语 / 067

文

法第普西克里·阿克巴皇帝在克卢日-纳波卡城 / 073

巴卡乌西斯·现实剧院 / 093

在一个元月的上午 / 101

诗人的朋友与歌鸫 / 104

失忆招领处 / 108

关于葡萄、野鹅和一口井 / 114

飞行员游戏 / 117

磅 秤 / 133

挂 钟 / 137

达尔科·皮什塔 / 140

边境地带 / 146

屠龙的圣乔治·克罗日瓦尔兄弟 / 149

克卢日-纳波卡，二月底 / 152

糖 / 154

维拉格·亚诺什的房子 / 156

关于灵魂 / 162

删词课 / 164

阐释造物 / 168

一个重要问题 / 173

波易丝。其他的鸵鸟。 / 176

夜童话。黑灯塔。 / 179

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们 / 181

黑猫头鹰的童话 / 184

译者序 · 冬季也自己温暖自己

记不清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了，但肯定很早，在朋友家里，至少是二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会匈语。只模模糊糊记得他的大块头，温和的眼睛，平缓的语调，英文很好，但我并不知道他是诗人。许多年后又在朋友家相遇，他说我当年曾给他号过脉，这个细节我确实忘了，但肯定是真的，因为九十年代初我刚到匈

牙利时曾在塞格德的一家私人诊所里干过很短一段时间，虽然我在北京医科大学学的是西医临床，但是当地人见到我，总会出于好奇问我有关中医的问题。再见面时，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并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大意是：当年请我号过脉，现在请我诊断一下文字。这时候我已经走过十几年的坎坷，孤狼般走上了文学的路。命运无常，无论对他对我——两个轨迹不同的漂泊者——来说，当然他的漂泊更富戏剧性和冒险性，让他在生命中走得更深更远，但不管怎么样，文字和文学还是把两个本来相距遥远的人联系到了一起。命运安排我成为他的译者，这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很美好，很神奇。

亲爱的读者，我将向你们介绍的这位朋友叫苏契·盖佐（Szöcs Géza），他是匈牙利当代的著名诗人、作家和政治家。说老实话，即使不写诗，他丰富跌宕的生活阅历本身就是一首诗，很雄性很嘹亮很广博很拜伦的诗，值得人阅读；更何况盖佐不仅写诗，而且是一名非常的诗人，风

格独具，举重若轻，总会在神秘而优美的诗句里埋藏哲理。他从不故作深沉，即使谈论死亡也不失诙谐，富于原创的想象：“人是多么奇怪的生灵啊！/一旦听到死亡舞曲/就会把生活，像皮包一样地/丢掉，忘记。”这是一种看透者的诙谐，纯简而严肃，读起来不沉重，品起来不轻松。我也很喜欢他写的抒情诗，所以特意把《我总能从哪儿听到你》排在开篇，讲诗人与“你”在墨西哥的一家小旅馆里短暂的邂逅：“我忍不住偷窥，吃惊地看到：/由于你的翅膀/你竟占满了那张墨西哥大床。”于是诗人锁门钉窗，怕“你”飞走，结果还是飞走了，并带走了诗人长久的想念。他将日常的情感刻画得幽深灵秘，让我联想到北欧神话里的女仙或日本传说中的青行灯。还有那首《好诗》，把诗的灵气写得触手可及：“她穿着鹿皮鞋奔跑/无形无体，无声无息/但能够感觉到她跑过/这秋日的草原/尽管她有脚/但从不沾地。”这种具象的空灵，让人在读完之后会忍不住轻轻屏住一会儿呼吸。

具象的空灵，是苏契先生的作品特色，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是如此；另外，在他内容的后面总藏着内容，经常使用典故、人物或民间传说的元素，再加上刚才提到的那种惯于用不合常规的轻松语调来承载哲理的特点，都加大了翻译他作品的难度，坦白地讲，他的作品属于翻译不讨好的类型。这部诗文集中的作品是我和作者一起专为中国读者们挑选的。

苏契·盖佐生于1953年，家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的特尔古穆列什市，属于特兰西瓦尼亚匈族区。特兰西瓦尼亚在历史上曾是隶属于匈牙利王国的一个公国，那片土地在一战后被割给了罗马尼亚，后来经过复杂的历史变迁，成为一个特殊的省份，匈裔、德裔和罗马尼亚人的混居地，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居民组成，使它对这三个民族来讲都很特殊。居住在这里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群体，是在欧洲大陆上距离德国本土最远的语言孤岛；匈牙利族人虽住在自己的故乡，但曾长期被限制使用自己的母语；大批的罗马尼亚人被出于

国家的战略考虑而迁到这里，既是强势民族，但也带着外来性，因而那里成为民族矛盾冲突尖锐的地区。

苏契·盖佐生在一个匈牙利血统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苏契·伊什特万是一位记者、评论家，他的母亲马尔顿·拉切尔是一位文学翻译。受到父母影响，苏契·盖佐从年轻时就喜爱文学，并很早显露出了语言天赋。1978年，他毕业于克卢日-纳波卡市^①的巴比什-博雅伊大学的匈牙利-俄罗斯专业，早在学生时代，就在1974~1977年间编辑了一份名为《交融》的学生报纸，之后在1977~1981年在《真理》日报的文学版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在维也纳留学一年。那时候，年轻的诗人就已开始了文学创作，文学为他开辟了一条时空隧道，带他潜入到历史的更深处，让他在精神上自觉担负起民族的沉重，他的作品从内容

① 克卢日-纳波卡，匈牙利为“克罗日瓦尔”，曾为匈牙利王国领土，一战后割给了罗马尼亚。

到思想上都根植于自己饱浸痛楚记忆的家乡——特兰西瓦尼亚，匈语音译为“艾尔代伊”。

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与传说紧密相连，是诗人寻找自己身份与激情的土壤，是千年以来诸多流浪族群栖居的罗马帝国废墟，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领地和宗教自由的公国，近千年来，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民俗在这里共生并融合，除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文化外，犹太文化、亚美尼亚文化和吉普赛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蓬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兰西瓦尼亚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欧洲大陆，即使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由于一战后不平等的《特里亚依条约》，特兰西瓦尼亚被划归罗马尼亚将近一个世纪，使这片昔日的匈牙利领土变成了今日罗马尼亚中西部的一个省份。1970年后，这里更落入暴虐的魔爪。面对齐奥塞斯库的冷酷独裁，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抗，人们屈辱地忍受沉闷的喑哑，而年轻的盖佐则是为数不多的勇敢者。1981~1982年，

他和托特·卡洛伊、托特·伊伦娜，以及奥拉-库瓦奇·阿蒂拉等同仁一起编辑了一份名为《反点》的地下刊物，用文字争自由。在那段时间里，苏契·盖佐不仅多次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拘捕和迫害，甚至受到自己父亲的监视。三十年后，诗人于2012年从解禁的档案中得知，自己的父亲曾在秘密警察的威逼下成为了告密者，定期报告自己儿子的言行，回首往事，令人脊寒。类似的故事在当时的东欧有很多很多，著名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也在他的代表作《和谐的天堂》和《修订版》中讲述了一位被时代折磨、扭曲的、矛盾的父亲，一位成为另一种受难者标本的末代伯爵。

在这部诗文中选入了一首题为《收音机里的印第安词语》的诗歌，读者乍读起来可能不知所云，但在看了作者自己加注的背景故事后，便能感到苏契诗歌中冷峻的诗意：1985年11月15日，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一次国际文化论坛大会上，身为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印第安裔作家

威廉·李斯特·希特·穆恩向代表们详细讲述了苏契当时危险的处境。当时苏契被罗马尼亚当局软禁在家中，负责监管他的警察得到上方的指令，只要诗人坐到打字机前，就必须立即将白纸从打字机里抽走……穆恩说，诗人是民族的财富，他呼吁代表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请传播这位被禁言的年轻诗人的名字，让世人知道这件事。苏契的朋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并将穆恩的讲话转告给了诗人，从而诞生了这首充满激情的隐喻诗。就这样，在那些喑哑的日子里，他用诗歌记录自己的处境和情感，正像他在《忧伤坐在树墩上》中所说：“冬季也自己温暖自己。”

八十年代对诗人来说是斗争的岁月，他的诗歌在磨炼中成熟，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苏契先生走过的路径跟捷克的精神抵抗运动组织者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波兰社会与政治抵抗的领导人莱赫·瓦文萨颇为相似。八十年代中期，诗人被迫流亡，于1985~1986年在日内瓦担任记者，

1989~1990年担任“自由欧洲电台”布达佩斯办事处负责人，同时参与《匈牙利日记》杂志的编辑工作。1990年，苏契回到了变革后的罗马尼亚，住在克卢日-纳波卡，在从事记者工作的同时还跨入政界担任重要角色。1990~1991年，他担任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同盟秘书长，1991~1993年担任政治副主席。1990~1992年被选为罗马尼亚国会议员，并兼任特兰西瓦尼亚新闻、图书与报刊出版公司董事长。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苏契先生在匈牙利媒体和政坛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工作和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匈牙利，同时在罗马尼亚的匈族人中始终保持巨大的影响力。他先后担任《匈牙利观察》编委会委员、《东方快报》和《文学现场》杂志负责人、匈牙利公民合作协会主席团成员、多瑙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苏契·盖佐是唯一一位能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个国家的高层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政治家，2012年他高调进入匈牙利内阁，担任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秘

书，相当于文化部部长。目前，他是匈牙利政府专员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首席文化顾问。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值得一提的是苏契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也是中国发展的关注者。他在匈牙利的政治思想领域率先提出“打开东大门”的概念，是内阁中高度重视与亚洲关系的领导人之一。他频繁出访中国，不仅在政治、贸易领域，而且在文化、知识领域也为两国关系体系打下了新的根基，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再透露一件私事，苏契先生的一个女儿不仅学过中文，还曾在中国留学，学过中医。

苏契·盖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政治家，写诗的时候不忘政治，从政期间也不停止写诗。他在《国会大厦里的烽烟》中刻画了一位像“穿着节日盛装的部落战士”，将国会视为战场的政客。他就这样忙里偷闲地用诗歌为政客们画像，他的政治家身份使他置身其中，而他的诗人身份又让他冷眼在局外，可谓独树一帜。在从政的同时，他身兼匈牙利笔会主席，并创立了一项奖金